

YI LA JIE
QIAN CHOU

一辣解千愁

循着生活的真相，
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出发，
讲述了五个女人的悲喜人生。

姚鄂梅◎著

AR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YI LA JIE
QIAN CHOU

一 辣 解 千 愁

姚鄂梅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辣解千愁/姚鄂梅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ISBN 978-7-5396-5928-2

I. ①一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1243 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策 划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刘姗姗 周 丽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66132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8.5 字数: 26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中篇小说

红 颜 / 003

一辣解千愁 / 066

辛丽华同学 / 136

短篇小说

止痛令 / 213

十八岁那年,你过得怎样? / 241

后 记 / 267

■ 中篇小说

我从小就知道我很普通，非常非常普通，但大多数笨鸟后面都站着一个勤劳的驱鸟人，我爸就是这种人，小学阶段他陪我每周三小时上数学拓展课，初升高时分数不够他不得不出了一大笔钱，高中阶段有两个固定的家教轮番进出。眼看我这麻袋实在绣不出花来了，爸及时启动备用方案，让我上了离家较近的一所大学的体育系。烂大学，烂专业，但他说，大学只是入场券，谁管你的券怎么来的，关键还得看入场以后的表现。

大一还没结束，他就开始琢磨我工作的事，还弄了一张计划表，先结识谁，再结识谁，通过这个谁结识那个谁，最后一举搞定谁谁谁。我以为他在动那些牛哄哄的中学的脑筋，就告诉他，我更愿意去小学当体育老师。他看着我，不出声，一副成竹在胸而我根本没法跟他对话的样子。

那个计划终于在毕业前两个月揭晓，我的个人资料被写进了某家银行行长的备忘录里。

他们不知道，四年的苦练加巧练，还有后来的实习，我已经爱上了体育老师这个职业，但与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大爱相比，

我的爱显然不值一提。

为了庆祝他们的计划成功实施，爸妈专程来了趟学校，带我出去吃东坡鸡。当我无限留恋地提到那所实习小学的名字时，我妈抚着我的后背说：你要是穿上银行的制服，肯定帅翻了。爸也说，入职就跟投胎一样。还说本来可以进另一家银行的，但这家银行排名在世界五百强里面，所以就选了它。一锅东坡鸡吃完，爸又有了新的担忧，他怕人家根据我的专业安排我去干经济民警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保安。我妈说：保安好，保安不担心赔钱。爸马上一脸鄙夷：在银行那种地方不干主业有什么意思？

报到那天，爸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副眼镜来让我戴上。是平光近视镜。他说眼镜能帮我抵消一点体育系的痕迹。

我总觉得人家在见到我的真身之前，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岗位，果然是保安。

确定岗位后，我第一时间打了个电话，爸沉吟了半秒钟，说：不错，很好。就挂断了。

回到家，人还没落座，爸就开始不停地数落我：一定要在银行里给我打那个电话？一定要在下班前打那个电话？生怕人家不知道你不喜欢干保安？莫说你才进门，就是资深员工，也没资格挑三拣四……直到我说我是在消防楼梯上给他打的电话，他的焦虑才有所缓解。

上岗之前，先要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岗前培训。除了工会的

专职干部,主讲老师都是各个岗位上的负责人、各类业务能手。

我从没接触过相关知识,听得云里雾里,像刚学会走路的幼儿,猛一下子被扔进了成人会议厅。

一天,讲台上出现一个特别的身影,同样是上白下蓝的制服,在她身上就是跟人家不一样,我估计她拿了最小码的衬衣,稍一抬手,纽扣就会调皮地绽开几道小缝。裙子一望而知也是改动过的,又紧又窄,连根手指头都插不进去,每走一步,那些紧密团结的纤维都会咬紧牙关扭动一下,当她侧身站立不动时,就像根本没穿裙子,只是在身上画了一条而已。老实说,我还是觉得她这种改过的裙子带劲,跟她相比,那些女人的裙子不过是条围裙。

原来她就是洁薇,她的培训主题是如何搞好优质服务。培训第一天,领导发言时就提起过这个名字,说她是我们这里的优质服务标兵。

我认为她的标兵称号可能得益于她的长相,她天生没有零表情,不笑都很生动,比如现在,她明明是在讲解那些枯燥的条例,脸上却漾着天然笑意,黑眼珠熠熠发光,双唇弹力十足,她的笑其实与职业无关,与讨好无关,她的笑只跟她的面部肌肉有关,它们天然紧密地依附在一起,只要张嘴,立即互相牵扯,笑容于是绽开。

她说:没别的,你就想象银行是你家开的,送钱上门,还收他手续费,这么好的事还不笑脸相迎? 银行又不止你一家,得罪了他,一扭身就上别家去了,再也唤不回来,多不划算。

我奇怪她还这么年轻，说起话来却有点像大妈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培训专用腔，私下里她并不这样说话。课间，她来到我们几个新员工身边，问过每个人的来历后，甩着手说：我要是你们，我才不到这里来，外面天地那么大，风光那么好，不到山穷水尽，怎么忍心回到这小地方来？

我们几个刚出校门的一起望着她，满心羞愧，我们都是被大人安排进来的，有人试图闯出去，但没几天，一个电话就给叫回来了。

年轻时不犯点错误，就等着老了后悔吧。她又说。

我们一起垂下眼皮。现在说什么都迟了。

你呢？她突然打了下我的胳膊，牛高马大的，干吗跑到我们这小旮旯来？等着吧，没几天你就拽不起来了。

她的眼睛很奇怪，两只黑溜溜的眼仁闪着冷飏飏冰晶似的光，脸上却是笑吟吟的，这一冰一火的光芒弄得我手足无措，只好去摸被她打过的胳膊。她的手可真重。

哎哟，看到没有？他脸都红了，真的红了，天哪！

我不知道我脸红了没有，我只感到有些燥热，还有些难堪。

可惜她就给我们上了那一次课，接下来的培训老师都乏善可陈，我们也听得昏昏欲睡。幸好后半月安排上柜实习，坐在老员工身边实地观摩，比坐在教室里提神多了。

岗前培训结束时，我被分到营业部做大厅保安。人事部经理专门对我说：领导希望你能给我们的经济民警们带个好头，他

们一个个都太蔫儿了，太没有职业范儿了。

听了这话再去打量我的同事们，才发现那些人的确有点怪异，按说他们凑在一起，应该像一支队伍才对，但事实恰好相反，他们年龄大小不一，高矮胖瘦不一，好好的制服不是穿得瘪塌塌，就是鼓鼓囊囊像在里面塞了个棉背心，别说专业水准，连起码的精气神都没有，每逢大家一起跨上押运车，我就油然而生一种感觉，我们是一堆边角废料，一群乌合之众，统一的制服，致命性武器，不仅没有为我们增添威武，反而衬托出我们的乌合之相来。站在这样的队伍里，如果我拿出人事部经理所期望的职业范儿来，只会显得滑稽可笑。

幸好营业部里只有我一个保安，我可以在那里尽情展示我的职业范儿，而不必担心有人扯低我的分数。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，四年的专业练习，让我收获了一流的肱二头肌，当我收紧臀部时，连屁都休想放出来，稍一使劲，肌肉团就像一群群老鼠从全身奔跑而过。可惜这里不能穿体恤，宽大的制服像一把伞，彻底罩住了头顶上的雨，来自女人的目光雨，唯一能看出我的专业的，就只有站姿了，当我全副武装叉开双腿站到大厅里时，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多看我一眼，还有人会哇地喊出一声来。

很快我就厌烦了，我原以为保安只需看看监视器，定时定点威风凛凛去巡视，没想到还要机器人一般站在大厅里，一早一晚稍微有点气氛的押款，也被不时有人冒出来的呵欠弄得稀里

哗啦。

除了押款和营业大厅的站岗,晚上还要去金库值班,加班工资不算低,但我还是不喜欢守金库,我不喜欢睡在冷冰冰的保险柜旁边,也不喜欢睡在监视器下面,这两样东西弄得我即便只有一个人时也会手足无措。

到岗三个月以后,我感到我的肌肉开始变软,与此同时,我的皮带往外移了两个孔。我开始怀念实习期间当体育老师的日子,在那里,永远别想像现在这样不说话不走动地站在某个地方,那些女生,尽管才上初中,已经发育得非常好了,言谈举止却又像天真烂漫的儿童。这里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?她们中大多数人做了妈妈,稍一得空,就聊起了家务和孩子,少数几个没结婚的,不是木讷寡言,就是跟结了婚一样,眼里全是凡俗事务。总之,大厅里虽然阴凉宜人,我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枯燥乏味。

有一天,大厅经理换了个人,老远我就认出来了,是洁薇,她正在笑着向我挥手。我顿觉浑身一震,与此同时,我竟连前任大厅经理什么模样都想不起来了。

她继续穿着她独一无二的小裙子。紧窄的裙身并未拘住她,相反,她机敏得像只羚羊,裸露在短裙下的腿,一看就弹跳力十足,就连她的手指,都是指头圆圆手掌薄薄易于爆发的那种类型。

她不像柜台里面的那些女员工,只肯偷眼看我,或是假装对偷看我根本不感兴趣,只要她面前没有客户,她就抬起面带天然

微笑的面孔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像小孩子发现了最爱的美食。开始我很慌乱，直到她有一次向我勾了勾手指，我走过去，她小声说：为什么你头上要顶一根线头？

这就是我们的制服，有点像油画：远看一幅画，近看鬼打架，要非常小心，才不会掉线头和掉纽扣。

从这以后，我们就彻底平等了，她不再是当过我老师的资深员工，我也不再是新入行必须处处小心谨慎的小毛头。

有一次我们闲聊，她说到某个明星：门牙上居然有个嗑瓜子洞，一下子拉低了在我心目中的档次。

我立即抛出困扰多时的问题：说到牙齿，为什么你这个年纪的人还有一口四环素牙呢？她飞快地给了我答案：我妈在卫生局工作，分管药品药材，又喜欢占便宜。

我拼命忍住笑，趁机打量她毫无赘肉的双腿，以及紧窄的小裙子：就不怕你的裙子突然爆裂？

怕什么？里面还有安全裤呢。我实在不能容忍宽松的裙子和裤子，就像没穿衣服一样。

跟一个尚无深交的异性同事说自己的妈分管药品药材又爱占便宜，还说起安全裤、没穿衣服什么的，实在让我应接不暇。不过，我喜欢这种豪放，除此以外，我还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，就像一束噼啪作响的火把，即便站在两米开外，我仍然能感觉到从她身上传来的源源不断的热能。

我发现就你一个人把裙子改成这样。

她得意地撇了下嘴：你以为什么人都能穿得下这种铅笔裙吗？百里挑一我告诉你，你有幸站在百里挑一的好身材面前。说着，一只手指朝下，往自己身边指了指：你非要站在那边吗？站到这边来吧，没事我们还可以说说话。

虽然我的位置是保卫部经理特别指定的，但她一说，我还是乖乖地换了过来。

实际上，调换位置后，并没有增加多少聊天的机会，我才发现，客户们是如此离不开大厅经理，很多问题纯属明知故问，还是非要凑到她桌前来问一下，确定一番。她也不嫌烦，人家一过来，就笑吟吟地站起来打招呼：就知道你今天要来，不过比平时晚了半个钟头哦。要不就是：不是要明天才来入账的吗？怎么提前了？明天单位体检？难怪呢。她不仅认识绝大多数单位的财务人员，还熟知一部分人的办事规律，一天中的什么时候来，几天来一次，办理什么类型的业务，办到哪里去，全都了若指掌，就像她脑子里装了一台电脑，眼睛扫描到某个面孔，这个面孔下的一切资料就跃然眼前。她甚至对那些人的家事都略知一二，比如那个煤炭公司的女财务每天必定在下午三点进来，办完事就直接去小学接孩子放学；比如交通局下面那个收费公司的财务，总是最晚到的一个，因为他不想回家，他跟他老婆关系不好，两人扯皮有好一阵子了。

没人时，我凑上去说：这些人的资料，电脑里全都有，有必要在脑子里装这么多吗？

她翻了我一眼：不说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少，倒嫌我装得太多。我又没刻意去记它们，它们自己要跑到我脑子里来，我也没办法。

也许你是个数字天才。

我上学的时候，数学最多考过七十分。

那你怎么能记得住那么多客户资料？还是动态的。

我跟他们打交道时间长呗。

可我至今还记不住家人的生日。

她吐了下舌头：那就只能说明我心地单纯，心无杂念。

说话间，她突然矮下去一截，再长出来时，嘴里鼓起一个包。

她在偷吃零食。

小心被领导抓到了。

领导进来的时候我不会咽下去吗？我有那么笨吗？

刚吃过早饭，怎么又吃？

你什么意思？所谓零食，不就是正餐之间的食物吗？人家生产零食，难道是要你当正餐来吃的？得意大笑之际，坦然露出两排灰褐色仿水晶似的四环素牙。我说：不停吃东西的话，牙会坏得更快。

她索性把牙齦给我看：别看颜色不好看，结实得很，我吃核桃从来不用小锤子……

还没说完，自动门动了一下，她飞快地擦一下嘴，一脸灿烂地冲着门口笑：这个天你还来了？真是风雨无阻啊。

门口进来一个女士，冲她点了点头，往柜台走去。

她颠颠地倒了一杯水，递到那人手里。那人理所当然地接过水杯，顺势拍了拍她的胯骨：瘦了嘛，上次来这小裙子还绷得跟牛皮似的，这回就松松的了，说实话，拿到裁缝铺改过了吧？

怎么可能？要改也只能往小里改呀。

客人办业务去了，她回到自己的岗位，下一个咨询者朝她走来，她听了一阵，小声但果断地指出：既然如此，你不如存到余额宝里去，比银行的利率高多了。客人再三致谢，依言离去。

我悄悄蹭过去：你想自砸饭碗？居然把到手的客户给赶走了。

恰恰相反，我赢得了一个铁杆客户。她有十万块，想存，又不确定什么时候要取，存活期的话，替她着想，真不如放到余额宝里去。你看着，下次她有了钱，一定会存到我这里来。

至少此时此刻，你拒绝了一笔十万元的存款。

未来我会赢得更多。

不可能，她知道这个渠道了，以后更不会存到我们这里来了。

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，那就是银行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，跟我无关。

跟她聊天渐渐成了我上班时间最大的乐趣，但她的客户似乎越来越多了，当她笑容可掬地接待那些客户时，她身上的火力也跟着传递到那些客户身上去。冷落久了，说实话，我开始讨厌

那些客户。

我在心里诅咒那个发明大厅保安的人，又不是没有监视器，干吗要放一个大活人站在这里？人一寂寞，就容易体乏，有时真想坐一会，但工作守则上规定值班人员是不许用坐姿的。只好将双腿叉得更开，以放松躯干。有时明明站得直直的，却突然惊醒过来，分明是站着睡了过去，魂魄趁机猫似的跑出去溜达了一圈，又无聊地回来了。

有天实在扛不住了，我踱到她身边去，拉开她腿边的抽屉。干吗干吗？她打一下我的手，压低声吼。

不要动，抢劫！

我顺利找到她的零食仓库，话梅、口香糖、葡萄干、巧克力、饼干，应有尽有。我拣出一粒口香糖，迫不及待地剥开，扔进嘴里。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我得把自己从混沌中救过来。

绿箭带来的清新愉悦很快就消失了，只剩下毫无意义的咀嚼，困倦又蠢蠢欲动地爬了上来，我打了个呵欠，顿时泪眼蒙眬。我问自己，我在这里干什么呀？我的青春，我的生命，就要这样一天一天傻子似的站过去吗？父母处心积虑把我弄进这里，就是为了把我丢进这个站着的牢笼里吗？透过巨大的玻璃门，我能看见马路边的树比昨天又多出了一小片新叶，环卫工人又多扫了一小车垃圾，孩子们从学校回来，他们又上了新课，认识了昨天还不认识的新东西，我呢，我的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同？跟前天又有什么不同？我突然有股冲动，我想脱下这身可笑的制